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劉月英一愕道：「爹也走了？」
劉月英淒苦地道：「是的！他們從後面走了，六位姨娘以及那些會武功的人都被他帶走了，就撇下了我們！」
金蒲孤愕然地望著白素容與竺綺姿。
白素容幽幽地道：「我們雖然也會幾手功夫，劉老伯卻沒把我們看在眼中，所以把我們也留下來了！」
金蒲孤呆了一下道：「我是奇怪劉素客為什麼要走？」
劉月英嘆著嘴道：「爹說此地的一切都無法困住公子，他祇好放棄，要另外想法子與公子鬥一鬥！」
劉月英接著道：「爹還說他把公子的導師帶走，祇是作為人質，一年半載之內他自然會通知公子，邀公子去決一高低，這一段時間內，他希望公子留在此地！」
「留在此地！」
劉月英見金蒲孤的臉上浮起一層怪異的神色，連忙又接下去說道：「爹在今師尊與老伯兩位老伯身上各施了一種不同的迷魂法術，他把這幾種法術的解法各告訴了我們一種，叫我們轉接公子，說大姊現在所能的九轉迷魂法

可以解救令師，我會的萬象惑心大法可以解救白竺兩位老伯，耿老中的是一種迷魂藥散，祇有三妹能解。」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她怎麼知道我一定肯接受呢？」
劉月英囁嚅地道：「家父說公子非接受不可，因為那四個人受迷很深，一年後若不加以施救，他們就會成為喪失心智的狂人，那時就沒有辦法可救了！」
南海漁人叫起來道：「這傢伙的手段真毒極了，老弟你意下如何？」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我當然祇有接受了！劉素客的安排是無法拒絕的，我想把三位的方法學會，至少要一年吧！」
劉月英想了一下道：「三妹的解法不過是配解藥，一兩天就夠了，學大姊的解法最少要一個月，至於我的萬象惑心大法，學起來最快也要費半年時間！」
金蒲孤笑笑：「這樣我七個月之內就不得空閒了！」
白素容立刻道：「金公子，家父與竺老伯的事你可以不管，如此你就可以省下半年的時間！」
金蒲孤笑問道：「那半年我幹什麼？」
白素容淒然道：

「劉老伯留下了一本手冊，記載了所學的心得，半年的時間，您可以好好研究一下！」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我知道劉素客一定會使出這一手的，他把自己的一點學問知能，看得很了不起，所以也非叫人家學他的樣不可……」
白素容想想才道：「劉老伯以一個文人，卻能將天下武林高手驅策於掌握之中，也就是靠著學問知能，金公子這話說得似乎有違本心！」
金蒲孤笑了一下道：「我不否認學問可以作為殺人的利器，但是我也不承認光憑學問知能就可以納天下於掌握之中，因此我對他留下的東西實在不感興趣，因為這些玩意兒他已經弄熟了，我若是跟著他學，始終祇能走在他的後面……」
白素容搖頭道：「公子這次可弄錯了，劉老伯留在冊子裡的東西正是他已往所不知或不解之物，他估計一下此次重起爐灶，至少也要一個月的時間，再加上半年的光陰來從事這冊中的秘學探討，大家的機會是一樣的！」
金蒲孤想想道：「劉素客這次為什麼那樣大方呢？」
白素容低聲道：「劉老伯生平祇有一次敗績，就是今天失敗在公子手中，他很不甘心，發誓要煎雪前恥，而且要在極端公平的情形下將失機扳回來！」
金蒲孤沉吟片刻才道：「那冊子在那裡？」
(八十一)

金田一耕助點頭後，神尾秀子又繼續說：「等琴繪小姐恢復意識，看到智子的父親滿身是血地倒在自己的眼前，旁邊還有一把琴桿折斷、沾滿血跡的月琴，不禁感到十分震驚和害怕。而我聽了她說的話也感到非常震驚，不過我還是小心地檢查過窗子，確認是否有人躲在窗邊，或是房間的哪個角落，祇可惜並沒有發現什麼異狀，也沒有人躲在房間裡。」
「那時我真的感到十分絕望，但我為了保護琴繪小姐，祇好把九十九龍馬找來，後來的事就與九十九龍馬告訴智子小姐的一樣。」
「對了，神尾老師，不知道那房間有沒有秘密通道？」
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秘密通道。自從昨天在青梅發生那件事之後，我也在想那個房間會不會……我問過老夫人，她說沒有。」
「是你提議把智子小姐親生父親的屍體從琴桿前推下去的嗎？」
「嗯，因為我想他生前曾說想去探學齒樹，所以……」
說到這兒，神尾秀子再度臉色慘白，全身顫抖不已。
金田一耕助等了一下，又問道：「神尾老師，你如果還想到什麼事情請儘管開口，不論多麼微不足道的細節都好。」
「我記得在命案發生之後的一個星期左右，琴繪小姐突然想起智子小姐的親生父親前來島上的時候，曾經送給她一枚戒指做紀念。」
「但是案發那天，智子的父親卻說送給琴繪小姐的戒指是祖母的遺物，對他們來說相當重要，希望琴繪小姐能還給他。這件事令琴繪小姐相當生氣，可是事後那枚戒指卻怎麼也找不著了。」
「那枚戒指原先一直戴在琴繪小姐的手上嗎？」
「沒有，因為她和智子小姐親生父親之間的事仍屬秘密，因此我一直將那枚戒指放在小玻璃盒裡，收進房間衣櫃的置物架上。」



● 橫溝正史

「戒指是什麼時候不見的呢？」
「這個我就不清楚了。不過我確定在命案發生之前，那枚戒指還在原處。」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「我看見的。他們兩人進入房間之後，我打算去看戲，當時我想拿一條新的手絹，一打開衣櫃的門，玻璃盒裡的戒指便閃閃發光。可是當我發現戒指不見的時候，已經是命案發生一個星期之後的事了。」
第二章 重返月琴島
為了重新調查十九年前的那幕慘劇，金田一耕助、智子，以及幾位相關人員決定立刻前往月琴島。途中，他們在修善寺稍做歇腳之後，便乘三輛汽車，超過天城，朝下田急行。
最前面的汽車裡坐著大道寺欣造、葛代和文彥。當然，總管伊波良平也規規矩矩地坐在前座。
第二輛汽車裡坐著智子、阿真和神尾秀子，女傭阿靜坐前座。至於最後一部車則坐著金田一耕助和等力警官，及參與修善寺殺人事件調查行動的巨理局長。
(一二七)

招魂

倪匡

所以，我也決定，要和他開一個玩笑——我並不是一個喜歡惡作劇的人，自然祇是和他開「無傷大雅的玩笑」，後來竟然會惹出那麼多事來，雖然不能全算是「意外事件」，但是在當時，也是無論如何想不到的。
聚會散了，回到家中，不算太晚，白素正在聽音樂，我在她身邊坐了下來，想起我和費力開玩笑，覺得十分有趣，自然大有笑意。白素橫了我一眼，口角向上，略揚了揚——我們之間，在很多情形下，已經到了不必使用語言的程度了。她的手作個小動作，自然是在問我因何事發笑。
我先四面張望了一下：「良辰美景沒有來？能不能把她們找來？」
白素望向我，神情訝異。這一雙學生女，十分可愛，但也極其挑皮，平時，我當然絕不會對她們的光臨表示不歡迎，可是卻也從來未曾主動邀請過她們。
我失笑了起來：「有一點事，想借助她們的絕頂輕功去進行。」
白素揚了揚眉，伸身在身邊的一具電話上，按了一個按鈕，準備打電話。
我順口說了一句：「她們生性好動，未必會在家裡。」
我本來祇是隨便說說的，可是白素卻瞪了我一眼，很快地按著數字，然後才道：「你真的很落伍了。」
我先是一怔，但立時明白了白素的指責，可是卻忍不住笑：「她們也帶著那麼笨重的手提無線電話？那真是不可想像至極——再也沒有比隨身帶著那種笨重的東西，更上更難看了。」
白素還是重複著對他的指責：「你真是太落伍了。」
她一面說，一面已再按了按鈕，把電話掛上了。
我又怔了一怔，就在這時，電話鈴響起，白素拿起電話來，笑著說：「衛叔叔有事找你們，快點來，我看一定是有趣的事。」
我在一邊，也聽到電話中傳來一陣清脆悅耳的笑聲，白素放下了電話，用挑戰似的眼光，向我望來。我知道她是在問我：「你知道我和她們，是怎樣取得聯絡的？」
我不經意的笑著，白素剛才接了一組號碼，立刻又掛上，那自然已把訊號發了出去，而良辰美景的身上，有一具訊號接收器，接到了訊號，就知道是什麼人在找她們，這過程，再簡單也沒有，三等城市中的三流腳色，身邊也都掛有這種訊號接收機了。可是白素既然用這個問題來考我，答案自然不會那樣簡單。
我也立時發現，情形和普通的不同。普通電話是打到一個發射台去的，再由發射台發射訊號，而剛才，白素祇是直接撥了一個號碼，並未曾通過發射台。
自然，手持無線電話，也可以通過直接撥號來聯絡，不過良辰美景自然未必肯隨身攜帶那麼笨重難看的東西。
(五)



「這可怎麼辦呢？再這樣下去，九夫人身子怎受得了啊！」梅管家著急地說。
九夫人和莊主之間的事，已傳遍了整個後園，梅管家和婢女們都站在九夫人這邊，相信她沒有對不起莊主。而其他夫人們，也都是同情九夫人的多，祇有八夫人例外，因為這一切是她的陰謀，她設計陷害了九夫人，又通風報信讓莊主知曉，造成這個天大的誤會。可是連夫人們都不敢在莊主面前為九夫人說話，她們這些下人哪敢呢，祇能眼睜睜地看著九夫人吃苦。
「梅管家，現在祇有莊主能救得了九夫人，雪蓮求你去請莊主來看看九夫人好不好？雪蓮求你！」雪蓮向梅管家跪下。
綠萍也隨著跪下。「綠萍也求梅管家！」
兩個丫環對主人的忠心令梅管家很感動，她歎了口氣：「我去見莊主是沒問題，祇怕莊主還是不肯來看九夫人的。」
「總是一個希望，求梅管家你試試看。」雪蓮拜託梅管家。
「這……好吧，我去試試，你們快起來吧。」梅管家硬著頭皮答應下來。
當霍非凡聽到凌親兒不吃不喝的糟蹋身子時，他心抽痛了，不過臉上神色沒變，冷地吩咐梅管家：「你告訴她，她的命關係著她的兩個丫環，還有余府一家子人的性命，她若有什麼差池，本莊主就拿這些人開刀！」在這個命案下，她會屈服的。
梅管家不敢違抗，祇得將話一字不漏地轉述給九夫人知曉。
凌親兒聞言，蒼白的臉色更加慘白。她無神地看著梅管家。
「莊主真這麼說？」
梅管家點點頭。
「九夫人，為了你自己、為了大家，你吃點東西吧。現在莊主正在氣頭上，等過幾天莊主氣消了，一定會來看九夫人的。若九夫人到時候病倒了，不是得不償

失嗎？所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夫人祇要保重好身體，那什麼誤會都可以解開的。」
「梅管家，你也認為我是清白的嗎？」凌親兒問。
「當然了。老婆子不是第一天認識九夫人，九夫人怎會對不起莊主呢？不祇老婆子認為，夫人們，還有下人婢女們都很為九夫人抱不平，全部相信九夫人您是無辜的，所以九夫人您千萬要撐下去，不可以被擊倒。」梅管家鼓勵著凌親兒。
為何大家都相信她，她最愛的人卻不肯相信她呢？他對她如此不信任，令凌親兒好傷心。
「九夫人，吃些東西好嗎？」梅管家柔聲問。
凌親兒歎口氣，不吃行嗎？祇好點頭。
梅管家高興地忙去雪蓮、綠萍將飯菜端上來。
凌親兒在用膳時，也向丫環打聽霍非凡的事。知道他這兩天都住在大夫夫人那兒，或許紅姐會幫她說話的，她現在也祇能這樣希望了。
於是凌親兒聽梅管家的話，耐著性子等，等霍非凡氣消，等他來看自己。可惜每天她總是抱著希望睜開眼，但一定是失望地合眼休息。
(七十一)

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宣爺未及回答，先是夫人哭叫一聲：「吾兒呀！你心愛的姨妹被你姨丈於昨日晚上送入波流了，叫人怎不傷心！」登驚不聽由可，一聽時渾如大海崩舟，高山失足，大叫一聲：「罷了我己！」祇見兩眼一翻，將身一仰，一個筋斗暈將過去。
唬得宣爺夫婦魂不在身，雙雙向前扶住了兒子身體，同叫：「吾兒快快醒來！」一面掐著人中，一面命丫環取了薑湯來灌。灌了一會兒，方悠悠醒來，祇叫：「有才有貌的姨妹！為我無心一幅詩箋，累你遭了橫死。我豈能獨生世上，令人笑我為寡情者！」說罷，啞啞不語。宣爺夫婦見兒子這般光景，知為寶珠之事，但昏暈過去，怎不著急！今兒醒來，方才放心。
又聽他說這許多決絕的話，反安慰道：「吾兒不必傷心，人死不能復生。該是寶珠與你無緣，方如此結尾。天下何愁沒佳人前來配你！豈非寶珠不可！」
登驚道：「爹娘這兒不孝之罪。孩兒雖與寶珠無苟且之行，彼此心許，堅如金石。孩兒不得寶珠，終身寧可不娶！生則與生，死亦同死，以結來生之姻緣罷。」
宣爺祇此一子，聽見兒子說這番話，心下很著惱起來，罵聲：「無知畜生！豈不知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？信口亂言，應治以家教。況寶珠之禍，由你而起。慢講寶珠已葬江下，就是尚留世間，婚已回絕，你又何必癡想！若以後再提『寶珠』二字，定將你這畜生重處，償寶珠的命。」
夫人疼兒心重，叫聲：「老爺息怒。寶珠已死，不提就是了。孩兒可到書房中養息去。」喚進兩個書僮，攙了公子到書房。
宣登驚心下抑鬱，也不能看書，哭啼啼睡到牙床，日夜思想寶珠。自此茶不思，飯不想，神魂若有所失。
宣爺夫婦知道，心下甚是著忙。來到書房看視，又見骨瘦如柴，口中不住祇叫寶珠，甚是心病，忙著家人遍請名醫。診脈用藥，如投大水，日重一日，弄得宣爺夫婦見兒子奄奄一息，好不十分傷心。
這個信息傳到柯爺耳中，祇叫：「好這畜生！品行不端，報應我家女兒了。」卻傳到裴爺耳中，大吃一驚：「此事我若不設法去救宣家侄兒，一則宣家無後，二則寶珠將來如何結果？」
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裴爺又有什麼巧計，且看下文。
(三十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